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13位ISBN编号：9787503932120

10位ISBN编号：7503932120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

作者：陈四益

页数：3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内容概要

本书是陈文丁画之《竹枝图》，由陈四益先生作杂文，配上幽默风趣的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的漫画插图，其文针砭时事，畅所欲言，清新奇丽。其画的风格正好烘托出文章的意境，让读者一目了然的同时，也会心一笑，使一本茶余饭后的上佳读物。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作者简介

陈四益，著名学者、杂文家。

上海嘉定人，1939年生于四川成都。

成都，古称“益州”，遂以为名。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文革”中，离上海，进工厂，后又当记者，编刊物，曾任《瞭望》周刊副总编辑。

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瞎操心》、《丁丑四记》、《轧闹猛》、《权势圈中》、《世相写真图》、《一枕清霜》、《社会病案》、《臆说前辈》、《草桥谈往》、《准花鸟虫鱼》等十余种。

丁聪，1916年出生于上海。

三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从事画报编辑、舞台美术设计，做过艺专教员和画抗战宣传画等工作，同时也以漫画参加过多次画展。

1945-1947年在上海发表过不少以“争民主”为题材的讽刺画。

解放后，当了几年画报编辑。

1957年后的二十多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极少发表漫画，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又画起讽刺漫画来。

近年来出版的集子有：《丁聪漫画选》；《鲁迅小说插图》；《丁聪插图》；《丁聪画集》；《昨天的事情》讽刺画集；《古趣一百图》；《绘图新百喻》；《丁聪漫画》之一、之二、之三；《古趣集》英、法、德文版及《今趣集》英文版等等。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书籍目录

杂咏 小引 不胜今昔 夜夜元宵 会有别趣 开发儒学 红学新途 子平悬疑 翻案文章 诘屈妙文 牵线偶 爬梯偶 三彩马 机动熊猫 泥僧官 笑弥勒 呼啦圈 声控偶 啄米鸡 绒猴京都竹枝 小引 街头秧歌 路口即景 烤羊肉串 零摊食担 过立交桥 荔浦芋头 引进快餐 出租司机 就业机缘 雪后道路 鸳鸯双座 陪着女郎 肠道梗阻 出租柜台 天桥剧场 吃年夜饭 笼鸟之歌 饮食京化 嘉兴肉粽 房管物业 银行电脑 空调难装 女装总纲 卖西瓜法 冷饮市场 小区早市 东华夜市 雨中单车 坐三轮儿 成药回收 街头“鲁班” 又闻刹风古呆逸事 小引 不惧新步 古呆画竹 压苗毁麦 劝儿撒问 夫子之怒 查谱救人 公门修行 官大有理 诗书之外 放水搞鱼 不改父道 何如不闻 总统豆腐 古呆革命脸谱闲钩 小引 四拍干部 三不首长 “权能”领导 暴发商人 商化文人 无奈两面人 势利两面人 革命两面人 头衔制作家 跑官者准花鸟虫鱼 小引 花中的“阶级斗争” 禁锢的金丝雀 虫入诗 鱼缸里的世界 八哥儿 “皇军”与“蝗军” 吃河豚 禁品与礼品 蚰蚰儿 餐桌上的“佳肴” 蛙声一片 打麻雀 数蚊子 不喜欢龙 美丽的毒花 何首乌 名花倾国 话说荔枝 闲话枇杷 两出京戏长话短说 小引 世事如棋 艺高胆大 不要乱捧 不拘一格 “善意”谎言 做戏不是做事 商家与学者 奔古装 拿在明处 名实相副 说办公 通才教育 作案动机 桃李不言 问责 学者走穴 另类审计 剩下的是宝贝 黄万里 “学会”生存术 挤地盘 何以应之 决心与现实 提倡一面派 习惯在批评中工作 数字魔方 有钱就成? 异形 门槛儿 法立何以俗不成 缓说“盛世” 形式化 反推 还是反推 明年听什么 糟蹋名著之后 熊猫与水果 不忘历史 论人的界线 评估 台风 说好与说坏 定向思路 为了农民 骗谁呢 毛病在哪里 小事一桩 老年人 跋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章节摘录

禁锢的金丝雀 人人都说退休是个坎儿，从忙忙碌碌中一下子闲下来，不容易适应，要学会调整心态、调整生活。

所以，一听说我退休，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为我规划今后的生活，有一位还把他养了两年的一只芙蓉鸟（又名金丝雀）送给我，并郑重其事地说：“退休以后会有一段时间很难过，不过不要紧，慢慢会适应的。”

这只芙蓉鸟会唱歌，可以解闷儿，喂喂鸟也可以打发过多的闲暇。

”他比我年轻，但说起来倒好像比我更懂得退休的甘苦。

其实，对我来说，退休后并不是什么难挨的岁月，相反倒觉得更为自在，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写一点自以为有趣的文字，少了许多“遵命”炮制的文章、虚耗生命的会议和浪费时间的应酬。

不过，朋友的好意不便推辞，而且“金丝雀”这个名称很引起我一些好奇。

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金丝雀是富家的玩物；后来读小说，又知道富家的姨太太或外室（今天称之为“二奶”者）也是被目为金丝雀的。

但是，久闻其名，却始终未见其形，倒不见得无缘相见，实在是这些鸟儿也如花草，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气息，避之惟恐不及，哪里还敢去亲近？

这回一见，才知道不过是一种小小的鸟儿，一身毛色金黄，所以得名，又因娇小依人，成了某类女人的雅号。

不过我那朋友说得不错，它的啼声绵长而多变，如果不知道，还以为二群鸟儿在歌唱呢。

那么娇小的身体，而能发出那样嘹亮的声音，也颇令人惊诧，真不知它的能量从何而来。

金丝雀倒也不娇气，除普通粟米外，几片青菜叶子也就打发了它一天的口粮。

这一点颇不类以它为名的女人。

由于粗心成习，喂鸟不到半月，就出了纰漏，竟在早上替它放食后忘记了关上笼门，随即离家外出了。

等到想起，就算立即赶回，恐也为时已晚，何况那天还有事羁绊，只得听天由命，心想：回家所见，定是一只空空的鸟笼，平白地辜负了朋友一片心意。

事情往往有大出人之意料者。

回到家中，跑到阳台上一看，笼门固然大开，鸟儿却安然无恙，好像它从来也不曾想过要飞出笼子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京戏里的故事说，杨延辉当初在大辽招为驸马，锦衣玉食，娇妻相伴，却自思自叹道：“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其实，笼中鸟未必会有这样的感慨，豢养既久（其实也不过两年），早已是有翅不展了。

言念及此，不禁想到孟夫子的一句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几希！

有无这样的感叹该算是其中一点吧。

但是，且慢。

这一点未必能算。

记得廖冰兄老先生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在坛子里冷冻已久的人，一旦坛子打破，原可伸手舒脚了，他却仍旧拘拘然作冷冻状，再不肯自家活动活动，那情形同鸟儿并无不同。

思想禁锢得久了，即便置身解放思想的环境，也已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计划体制下过惯了，赶到市场上也仍旧按老样子过日子，甚至还会赞美那禁锢的美妙。

这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例证。

动物保护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主张让一切禽兽回归自然，但反对者也有一条理由：过惯豢养生活的禽兽回归自然等于自找死路。

但愿不要有人也借此理由为恢复思想禁锢和计划禁锢张本。

虫人诗前面说到我奶奶的两个段子，关于花的，已有交代；关于虫的，名叫“螳螂做亲”，说的是螳螂（故事的男主角，该是“唐郎”罢）与纺织娘（故事的女主角）成亲的故事。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起头几句还记得，是螳螂自吟自唱：“满园芳草绿沉沉，有个年少螳螂想结婚。

想我是家有芳田三千亩，歌女兵马养成群。

生来勇力谁能及，两臂能当巨车轮。

”这描述既合于螳螂生活的环境，也暗应了“螳臂当车”的故事。

接着有蚂蚁前来报信，道是：“今番觅得一佳人。

那佳人在芳草之边住，纺织姑娘有名声。

”后来的唱词记不真了，只记得做亲的过程描述极为细致，做媒的，抬轿的，奏乐的，下厨的……

还有一个因为没有收到请柬而骂上门来的长脚胡蜂。

所有出场人物都是昆虫，它们担任的角色也都同它们的名称或习性相合。

把虫编成唱词，当时听了觉得十分新奇，长大后，还很花了些气力，想找到这段唱词（或许是一段弹词开篇）——但终于未能得到。

浏览既多，知道虫儿入诗实在是很寻常的事情。

蝴蝶、知了、蟋蟀、青蛙可以入诗，蝗虫、螳螂可以入诗，苍蝇、蚊子、蚂蚁、屎壳郎都可以入诗。

只不过古人在把虫儿写进诗里的时候，会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有的是可以直接写入的，有的则需要作些包装。

包装的办法很多，换个名字就是一法。

比如，螳螂不大好听，换成“蜚螻”呢？

好多了。

屎壳郎太俗，换成“蜣螂”呢？

雅些了。

如果再换成“弄丸”、“转丸”，就雅得人家不知是什么东西了。

纺织娘虽然在我奶奶的口头文学中可以写入唱词，放到诗里总有点欠雅，但若称作“莎鸡”或是“络纬”，那就妙了——“络纬秋啼金井栏”，多好听！

换成“纺织娘啼金井栏”就差事儿了。

至于蝗虫，“螽斯羽，诜诜兮。

宜尔子孙，振振兮”，这是可以在人家婚宴上唱的。

据说“螽斯”一产九十九子，这是祝贺人家多子多福的。

可是如果谁要到人家婚礼上唱“蝗虫扑扑相聚飞，生下崽子一大堆”，非被轰出来不可，弄不好还要打个鼻青脸肿。

从这些花样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在意说法的。

只要名称叫得好听，实际如何未必是很重要的。

蝙蝠的样子实在说不上好看，就像长了翅膀的老鼠。

但是它的名字中有个“蝠”，“蝠”、“福”同音，这就给它带来了好运。

门上、窗上、墙上，常常雕有它的尊容，而且一雕就是五只，所谓五福临门。

“喜（也有加上虫旁的）子”，我们家乡叫“壁喜”，形似蜘蛛而体小足长，做的窝像一个白色的铜钱贴在屋梁或墙壁上。

孩提时淘气，抓来把它的脚揪下，那脚还会一屈一屈地动，据说动几下就表示你能活几岁。

每逢这样恶作剧时，如被奶奶看到，必要温和地训斥一番。

她的道理不是动物保护，也不是因为它有益，而是因为它与“喜”同音，表示喜事将临，所以残害它是罪过的。

这种习气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凡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表达它的词儿不好听，就会换上一个好听的词儿，好像说法变了，事情的本质也就变了一样。

“死”是不好听的，换上“逝世”就好听些了，若是换上“辞世”、“仙逝”就更好听了，若死的是皇上，那就要说“龙驭上宾”。

只有我们不喜欢的人——比如赫鲁晓夫死了，新闻标题才实实在在用了一个“赫鲁晓夫死了”。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失业”，在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里是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事，社会主义国家好像不应该有也永远不会有。

但是它偏偏有了，怎么办？

换上“待业”就好听些了。

尽管十六两原是一斤，但“失”是失去了过去，“待”则是期待于将来，可以使心理得到些慰藉，而且好像也同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

至于后来发明的“下岗”或“待岗”，就显得更具中国特色了。

这样一些词汇的变换并没有使事物的性质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在形式上却似乎维持了“社会主义”的体面。

面子在国人似乎是比较重要得多的东西，这念头实在是挺奇怪的。

做诗，是不妨做些文字游戏的，不然，苍蝇蠹虫满纸，毕竟不雅。

但做事，最好一是一，二是二，文字上的功夫大抵没有多少用处。

与其在提法一类文字上绞尽脑汁，不如把心思放在实实在在办事上。

.....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编辑推荐

“陈子”（四益先生）的寓言，承继悠远的传统，寓智慧于趣事，启深思于无形，寄躯骸于古人，藏针砭于今世，文字清奇易解，行文摇曳多姿。其“陈文丁画”系列，萧乾以为上世纪后期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份“特殊贡献”，媒体称之“纸上焦点访谈”，二十年来首次汇总结集，遂成全璧。

<<陈文丁画之竹枝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